

本報專訪

設立清晰目標 增值重於玩樂

「工作假期」旅途備戰前途

嫌辦公室太悶，想旅行又想賺錢，工作假期(working holiday)計劃應運而生，在年輕人之間成為一種潮流。很多人認為，參加工作假期在外國生活可擴闊眼界，對日後搵工也有好處，但實際是否如此呢？本報記者專訪人力資源顧問周綺萍，她指部分僱主會認為這些應徵者與本港市場脫節，未必聘請。年輕人最好累積一定工作經驗才參加，並設定清晰目標，在工作假期途中自我增值，為日後長遠事業打下基礎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志賢



■周綺萍指出出發前仔細計劃很重要。記者孫志賢攝

要令工作假期更有意義，周綺萍認為出發前設定目標及仔細計劃很重要，「從參加的第一天，你便不能當自己去玩樂。開拓眼界、提升英語能力、學習與人溝通、了解當地文化及生活模式等，都可以是目標，然後你要思考該怎樣完成它們，每隔一段時間自我評估，這樣工作假期會成為很好的鍛煉。」

回港求職 凸顯相關經歷

對於剛畢業即參加工作假期、沒工作經驗的年輕人，回港後準備履歷時要怎樣包裝，推銷自己？周綺萍認為，如在當地找到與未來事業發展相關的工作，或曾進修、做義工，便應寫出來。例如有意進入非牟利機構工作的應徵者，把工作假期時做過義工的經驗列出來，有助加分。有意從事旅遊酒店業以及外貿的話，可指出工作假期有助他們了解外地文化，建立所需的軟性技巧。

參加過工作假期的應徵者，面試前要想清楚自己為何參加，在與僱主的對答中，應表達出工作假期在其思想性格上留下怎樣的積極影響。周綺萍笑言，「有些年輕人只會說，我想知道，我想見識一下，那麼到底你見識了什麼，僱主有興趣知道，別只說一個空泛答案。」

避免與市場脫軌 不宜超過一年

現代社會發展迅速，周綺萍認為，參加工作假期不宜超過一年，否則有與市場脫節的危機。就行業而言，資訊科技(IT)、電子產品發展日新月異；金融及投資市場瞬息萬變，法律法規亦隨社會需要而變更，這類變化較大的工作，較着重應徵者與市場接軌，「要擴闊眼界一年已夠，多過一年，僱主會質疑你有沒有事業心」。她舉例指，曾有一名任職IT高管職位的應徵者，48歲時移

民離開香港，50歲回港重新入行也遇到阻力，因為僱主認為他已與行業脫節。

提醒索取工作證明

不少大學生認為，投身社會前先去工作假期的損失較小，但周綺萍不認同。她表示，除非在工作假期中，得到與將來工作相關的經驗，否則僱主不會考慮，畢竟在農場工作、在餐館做侍應，都是着重人手操作的工種，對僱主而言沒參考價值。

「有些僱主甚至會認為你可能只是去玩，擔心你心散。若去多過一年，更會覺得你不在乎事業，怕你做了没多久就辭職去玩。相反，新畢業生才考完試沒多久，仍處於『作戰狀態』，所以僱主寧願請他們。」周綺萍提醒，在工作假期從事與自己事業相關的工作，要記得向那邊的僱主索取證明。

■Kasper到澳洲農場摘生果。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■Kasper最難忘的是在澳洲roadtrip。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設計圖片



■變得更自信的Kasper結識不少朋友。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去「無人無物」的地方
看我活得如何

Kasper，赴澳一年

「我想去一個『無人無物』的地方，看自己會活出甚麼樣的日子來」。現年27歲的Kasper，2010年從香港大學畢業後便到澳洲工作假期。她認為人生有很多選擇，但香港太侷促，一切都似有既定的模式，於是她在沒有前設的情況下抵達澳洲。Kasper笑言，那年在澳洲就像頑童，似是兒童小說《湯姆歷險記》中的主角湯姆。

Kasper稱那一年有很多得着，特別是獨生的她，變得更自信，「我被迫出了comfort zone(安全區)」。在澳洲她感受到很深的文化衝

擊，「有一次在沙灘見到越野車的輪胎被卡住，但我只站在一邊看，一個澳洲女人對我大叫，『你還不來幫忙？』然後大家一擁而上幫忙推車」，這與香港人習慣只站在一邊看的做法很不同。雖然她在澳洲曾遇過種族歧視，一些少年無故對她豎中指，大罵「Fxxking Chinese!」，但Kasper認為，住在郊區的人都很友善，即使對東方人，也很樂於提供協助。

首次roadtrip 又愛又恨

Kasper坦承，「初到步時有種孤獨感」，但待了一個月後已適應，這一年令她最開心也是最氣結的事，便是人生第一次roadtrip(長途駕車旅遊)。當時Kasper和兩位台灣女孩計劃去roadtrip，但遭一對英國男女背包客欺騙，花了2,500澳元(約1.4萬港元)，購入一輛25年車齡的小貨車。旅程開始後，Kasper才發現這輛「錢七」原來

五磅七傷，有一次更幾乎報銷。後來一位大叔朋友解決了問題，只花十幾塊澳元買了一個工具，清洗了冷卻系統，貨車便能再上路。

朋友置業影響 向現實妥協

在澳洲，Kasper曾過着只有百多元澳幣的日子，但心中卻大無畏，「有什麼便當做一場夢」。回港幾年，Kasper無奈地稱，「回到現實，你知道人生需要計劃」。隨着身邊的朋友陸續成家置業，她不諱言開始對現實妥協。曾經很想再去一次工作假期的Kasper，現已有所猶疑，因工作假期返港後，一切又打回原形。

Kasper熱愛旅遊及寫作，故她現在的工作與旅遊推廣有關。她約兩年前藉工餘時間，把澳洲遊歷寫出來，並上載到「背包客棧」的網頁，與其他網友分享(<http://www.backpackers.com.tw/forum/showthread.php?p=7601799#post7601799>)。

那些年，做黑工的日子



■記者孫志賢(中)工作假期賺取生活費後便到葡萄牙旅遊。

記者手記

籌備這次專題，令我憶起過去在愛爾蘭工作假期的日子。那一年，我29歲，當我告訴身邊人要參加工作假期時，反對聲音遠多於贊成。媽媽不捨之情也表露無遺，出發前一天還對我說：「我不知道讓你去決定是否正確，但如果不讓你去，你將來會怨我一輩子。」然而，我並沒有動搖，因為我很清楚，離開只為要未來變得更多，從一朵溫室小花蛻變成有足夠能力照顧父母的「成年人」，也圓了自己想到外地讀書的夢。

為免令父母誤會我只為貪玩，也為了紓解他們的思念，我臨行前準備了12個月的家用及12封家書，請姐姐每個月轉交媽媽，然後我帶着一萬港元離開，心裡決定如果找不到工作，這筆錢花光了便回來。我靠着Couchsurfing這種借宿方式，由抵埗一刻便着力省下一分毫。但當時正值愛爾蘭經濟不景，我一直找不到工作，即使期間獲一間中餐館聘作侍應，也因無生意及我是「生手」的關係，做了一周便被辭退。那種徬徨無助及無人可依的孤寂，令我更加想家，不過為免令父母擔心，每次通話我都沒有流露出來，倒是爸爸因為不捨，總在電話那邊流了男兒淚。很多次，一掛了電話，我便如決堤般淚流直下。

為了盡可能延長在愛爾蘭生活的日子，我幾乎什麼工作都應徵，包括中醫診所，甚至卡拉OK的清潔，然而都不成功，最終我到牧場工作五周換免費食宿，做着執牛屎和搬輪胎等體力勞動工作。後來靠着一位在東埔塞當義工時認識的英國朋友幫忙，我偷偷轉到英國蘇格蘭一間外賣店做黑工，賺取生活費及往後遊歷歐洲的費用。

離開短短一年，深深地體會到為人為了求存，不惜一切的意志；心，變得堅壯了，而認識了不同國家的朋友，也成為我生命中無形的資產。



■修剪農作物也是Kasper的工作之一。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離開熟悉的環境
遇見陌生的自己

27歲的方浩權，畢業後在一家報社工作4年多，為了累積生活體驗，加上熱愛創作，年初毅然辭職，希望趁年輕看看這個世界。方浩權

方浩權坦言去德國前經過多番掙扎。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

坦言，事前曾經過多番掙扎，「不作改變的話，一切都會沿着熟悉的軌道運行，相比充滿不可知的冒險，前者確實更令人安心」。他躍躍欲試自己能力的極限，渴望尋找更多可能性，離開熟悉的環境，遇見不熟悉的自己，並見識不同地方的人和事，為人生累積養分。他相信將來不論是從事傳媒工作或投身創作行業，都會有不淺裨益。

父母一開始是對的，但後來看到方浩權的決心，加上兄長幫忙游說，終軟化下來。方浩權承認，是家裡沒有經濟負擔，才能自由地選擇想走的路。而選擇位於歐洲中心的德國，則是因為方便遊遍周邊國家。

方浩權上月中抵達柏林，尚未找到工作。他曾到中餐館叩門，試工一天當廚房雜工，但工時長，位置遠以及薪資低，故最終無接下工作。他嘗試聯絡一間中文報社尋找工作機會，正在等消息。為了幫補生計，他暫時與來自內

地的室友經營奶粉代購，由於居住的Charlottenburg區有不少華人聚居，採購奶粉的競爭非常激烈，超市每天開業10分鐘內奶粉就被搶光。

不諳德文 找德人互學

不懂德文的方浩權，去德國前無詳細計劃，只去了分享家。待久了，他開始感到有點迷惘，「不諳德文令我無法與當地人自如傾談，感覺與這裡格格不入」。為跳出困局，他在社交網站facebook結交了一位同齡、熱愛中國文化的德國人，對方在大學學習中文一年多，二人透過普通話、英文及德文努力地互相學習對方的語言，交流想法。

方浩權形容，最開心的事是與同屋房客研究烹飪，由以前只會煮即食麵，到漸漸能煮出「家」的味道來，「來到異地沒家人代勞，一切都得嘗試和學習」。